皇明名臣言行錄

五之九 坤

楊士奇 山雲 年富 王竑
楊榮 王直 魏驥 鍾同
楊溥 況鍾 耿九疇 葉盛
周忱 魯穆 薛瑄 韓雍
李時勉 于謙 王翱 林鶚
劉球 楊洪 吳與弼 陳選
陳敬宗 劉實 李賢 羅倫
吳訥 軒輗 劉定之 楊守陳
楊繼宗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楊士奇　　文貞公

公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由薦舉歷仕華除年至正統閒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業鄉人請為子弟師嘗有儒生過舘下悽悽然携書數冊公詢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楊溥撰神道碑

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卽位擢爲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
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
密尋陞侍講王直撰小傳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
士奇曰眞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
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
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
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治皆苟而已 殿下卽召
翰林典籍取閱旣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
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刋以賜諸子且諭
臣士奇曰果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聖諭錄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月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
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
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
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
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
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
世之鑑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
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
可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
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
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於餘事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者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十四年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臣對曰二王尊屬當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與　皇太孫同班而列分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書位次正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聞析薪司　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爲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亦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並聖諭錄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公奏言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　小傳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奏 勑理木植稅課之弊
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
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往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
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
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
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
用綰前史譏之

上覽之喜即有 旨寵治仲成而降 勑獎諭臣且賜米及
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聖諭錄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之因而免謙朝公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
者不足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
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 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
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
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 宮車晏 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
宣德二年十月安南乞立陳氏後
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

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使公曰榮言
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漢棄珠崖前史
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並小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　遂賜酒饌及
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孰未任事皆
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
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常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
范太監來臣愴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
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並聖諭録
公憂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
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憂之解縉尹昌隆之
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秉謙執麾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
心云 小傳
東里芳洲同邑連閈出際　聖明顯融接武東里典綸
命後芳洲繼之所與同事雖無非允夫偉人各展斧藻
然即二先生以觀東里若清廟九室玉瓚琫璲陳列就
次玄酒既酌黃流復祼禮備樂和幽明歆懌可謂古也
矣芳洲若泰山喬嶽一翠千里長岡連郡短麓作邑至
於傾崖絕壑欹險危峻難容人跡乃見天造可謂奇也
已 劉定之撰勑諭跋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婉美文章江湖脫穎館
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儒宗
彭韶撰贊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進士歷仕革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公初名子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　勑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

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勑襃觀公讀奏訖對曰討
蔱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襃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
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退治
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時公尤
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譔數月復進侍講明年秋公請
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
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遁歸赤斤蒙古
衛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鎭陜西遂　勑彬率師勦
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

天時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達文中江西所掾集民兵可
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
征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後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
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
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
有言其貴直者皆激
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辯解
宣宗立高煦反公首勸
上親征遂　扈從討平之　並楊士奇撰墓誌

公父卒 詔奪情起復永樂七年當從幸北京適聞母
喪又奪情以行從征北虜師至臚朐河而還軍士乏食
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陪償
衆賴以全公在軍事旣繁劇以親喪不飮酒食肉時哭
泣不自勝因以羸悴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 王直撰傳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
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卽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
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
礙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
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
了東楊一問卽決庻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古穰文集
公爲人闓踈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議刑辟率居寬
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
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內篤孝友睦婣之行家故豊
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戚喜賓客善文辭雖
貴盛無崖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 墓誌
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攡祐
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 經邦掌
制巍巍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彭韶撰賛

楊溥　文定公

字宏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間官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大師謚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

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粮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

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四已而得繹晩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王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鄕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刋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王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两高之古穰雜録

楊文定公溥善王檢討振張脩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一人評有所改易卽欒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学士當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慼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以姓同曰居第以別之文貞曰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並水東日記）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晩踐孤卿懲艾思咎處困而亨謙虛好学保泰以貞老成體 國蓍龜與刑東里達安叅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彭韶撰賛）

宣德四年秋公聞母喪

上深悼念遣中貴護歸治喪事 勑有司葬其母如一品

夫人禮從
上命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秩滿陞禮部尚
書仍兼學士
今上即位特命入 內閣倚任甚重時與少師楊文貞公
少傅楊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
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
治望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務擇講官必得學問貫
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達大体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
右隨侍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 曹鼐撰神道碑 下同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

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
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
全生以盡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
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 詔廷臣議而行之
公夙稟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賢言
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
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
亦不敢以私干之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歴仕永樂宣德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学公自陳願進学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増為二十九人改翰林庶吉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于学與修永樂大典歳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為人既精敏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讞無不曲當 蕭鎡撰墓誌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隷初蘇州府税粮負欠七

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
大户不出加耗以致小户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户一
例加耗官降斛斗乆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
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
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
石公同知府况鍾奏減八十餘萬石　舊例不許團局
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
次置團編圖聚一處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
加耗總徵平米上圖每圖設糧頭圖户各一名管收置
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
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
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綱運
文簿聽其恃淺等項費用填註田銷支撥羨餘存積在
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
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
農將遞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
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脩葺圩岸開
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
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户内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
糧還官若遇凶歲則毋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
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民則自付雇船裝
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
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
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

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豊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厫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撥入收貯聽候交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

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卒因紗麄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麄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處走遞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厫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虧欠公奏　詔巡視乃奏

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数出給通開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户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以數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輒令擺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名臣錄

蘇松一帶税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次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 古穰雜錄　宦其之宦一作遊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羨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

多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
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亦思公焉 名臣錄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國
計以豊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容沒而
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彭韶撰賛

李時勉　文毅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永樂
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学問窮性命道德之奧於書無所
不讀永樂初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鋭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学古
為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毋憂去居喪
務盡禮服除授刑部主事而所治無冤人與脩
高廟實録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報殊
遇凡事有當言者輒以聞
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

宣宗皇帝尤矜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賓興之歲三
命典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為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
感悟
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淳夫其人也時太
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與言於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各因
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者得
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
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為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焉諸生
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必赴雖危難不避賢才之
盛蓋彬彬焉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
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和賜坐西
南隅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
辭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為之喜甚賜予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
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
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
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

其待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
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古穰雜録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督勵尤切夜
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
潛行察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
絶 可齋雜記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幄奮忠讜動天地而感鬼神繼司
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睨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大
用代死諸生號赦闕下者數千人 羅倫跋帖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
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
荷較頗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彭韶撰贊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侍
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
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
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為莆田知
縣奉夏布一匹即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行清白以光
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
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 蜀府喪禮王厚
饋之堅却不受

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為人寛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誌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 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門人彭貫撰傳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戮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令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礼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薛瑄書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舂玉應鯨鏗
鏘蒼光前偉後爲二三大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正以
古賢哲爲歸以子孝臣忠爲榮此其素心也心以學經
經以爲文其本深矣觀兩溪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
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
集雷震章蠙奧之孚月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
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撰兩谿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城劉公以死事爲天下統雖販夫孺子
亦皆知公之爲烈也公職論思居講讀地謂權不可下
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若洩冶史
魚之忠修然戇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此天下事固
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當之也 莊昶撰忠愍事蹟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執
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褒贈
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撰贊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祭
酒卒年八十三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
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
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
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每飲至酩酊猶自
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穰雜録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脩
高廟實録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
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録未成

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為人矜嚴好禮久居太
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学
成德户部尚書開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
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
九年致仕 名臣録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懐忿而訟
之者法司将覆 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
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
曰蕪乃誣君公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或迂先
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水東日記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埶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
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為誨朋來
是樂不懈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韶撰賛

皇明名臣言行録卷第六

皇明名臣言行録卷第七

吴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隷常熟人由薦舉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
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常被誣繫京師公乞身代事未白
而父没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醫術
聲聞江東郡邑薦為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上疏懇辭時
仁廟監國聞之命教功臣子弟復拜監察御史歷陞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　名臣録
海虞吴敏德為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其

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
内者相去遠矣 王直撰贊序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端而
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文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録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
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厲其屬年七十即引疾退吾嘗
論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常有者 楊士奇撰性理群書補註序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趂
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群坐多
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秪足供談笑也 水東日記

公為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
遵儒先闡經訓以正士習為文章根據義理有裨世教
不徒作也 名臣録
公自童丱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愽以入約自體
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抵則以
群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遷固為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
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公應 詔起
自田里為御史為僉都御史所至皆籍籍有聲若夫文
則又公之餘事耳 魏驥撰思庵文集序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論議博達今古其在臺憲
十有餘年蹇蹇諤諤正氣凛然其心寬厚仁恕未嘗察
察以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不敢喘
息方將依公持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非衆

人所以望於公也陳敬宗撰贈致仕序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夙聞實形踐履遜迹儒醫
監國所禮乃教世冑乃司風紀卒貳憲臺清德莫比篤
老劬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已彭韶撰贊
正統六年以年及七十上疏懇辭者再　朝廷嘉其賢
特賜宴而遣之亦異數也公素與守備南京襄城伯李
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為贈公一無所
受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
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觧所編輯有翰菴文鈔詩鈔吳
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
闡明錢昕撰行狀下同
初赴京時鄰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
啓户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所家居環堵蕭然周文
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
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
乃止

山雲　襄毅公

字　直隸徐州人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都督同知卒年六十四贈懷遠伯謚襄毅

太宗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随行功為諸将先尋陞都督

宣宗制諭充總兵官掛征蠻将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公至鎮之以静煦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覩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慴服居民按堵

天子嘉其功進都督同知　王偉撰神道碑

公資貌魁梧善騎射暁兵略持已以廉慮事謹慎甘苦

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墓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先前絶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士官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剢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揄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送茍不納之彼必疑且怨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鎭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並水東日記

王直　文端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進士歷仕永樂景泰間官至少傅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勑皆以屬公又兼

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神道碑

王抑庵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卽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水東日記

正統己巳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䟽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情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絶而卿等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爲必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 玉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盖以爲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群臣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群臣皆 朝廷人一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詞色愈厲興安爲之語塞旣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行 勑言

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遏與
安被詒曰爾第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
溺於僧佛誤信二三故舊大臣然能守廉人不易乎以
私惟於迎復則深可罪也 水東日記

公方面脩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
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
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
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
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亦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
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擢用自是四方多
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
世味安於淡薄 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

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 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為
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
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
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識作
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
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
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
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于讒譏臥病逆旅自度不可
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
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槖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
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

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
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平論使隘者聞之将
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
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縣笥瑣探
吳魏王年以下豈得與抑庵諸老班乎曰予幸其不罹
權奸之時而無綱常之責者也 名臣錄序

況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歷仕宣德正統間官至
知府卒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遷
郎中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 勑乘傳之任至郡
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
備粮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巡撫講究收粮之
法由永樂間轉輪北京餉道遼遠粮長以一徵三府二
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車船
之費羨餘皆為粮長所匿乃議別立粮頭以分其勢眼
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

轉輸貢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由是是
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税折布緜數十萬疋絹
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
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毫髮干民每
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輒數十萬人此法旣立不惟
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其惠利之及於貧困
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遣人横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
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歛戢民以接遞官員
終歲在官不得負販乃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
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舘夫簿以防非禮需
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年軍
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疾

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南昌郡志
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清之操一塵不滓其執守之
固千夫莫回旣明且果亦敏而勤官朝署也事
三聖惟其敬典侯邦也庇千里惟其仁靡異桀弗馴靡悴弗
煦令行秋霜惠流時雨歲久當遷民攀留者萬計天從
所欲 詔特俾之重臨昔張益州前後其異施若况吳
郡必古今而同心者歟 楊士奇撰賛
鍾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
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擧所知鍾擧左春坊左中
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

肇朕宮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
遂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
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
九人為知府詣授璽書以行文貞公以詩送鍾至蘇州廉
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恵愛窮約執勢
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
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
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 朝會有以
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
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

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
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有代
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
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
鍾政績具見張脩撰洪所著傳而宗璉後坐事皆同知
常州有御史清軍凡同姓名即坐不復更驗郡籍宗璉
卧地受杖不為遣人多賴之及病卒官舍惟一破篋他
無有也常民爭出錢歛其喪歸之于家又立祠江邊太
石湾君山之上予至大石湾嘗謁祠祠有楊文貞公記
文具東里集 縣笥瑣探

魯穆

字希文浙江天台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右
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澹篤志
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
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墓誌

公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饋賚楮萬
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區始出仕
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庶人為不法公具啓 聞章寢不下常州巨

商羅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
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繩貪墨摧豪右無所顧避泉
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濬者
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中途謀殺思義及
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郡郡受賂反坐訴于
憲司憲司受賂如郡積十餘年不決公廉得其情一訊
即服漳州富民許某者初無子以兄子為後既而妾生
子乃與兄之子貲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孫子
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貲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
罪 并楊溥撰墓表
公卒家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為人
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欲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
年家無饒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者莫不咨嗟悼嘆
嗚呼士之才足以應變智足以決疑非不有也而求其
清介有守執法不回似希文者殆亦不多見焉 墓誌
由監察御史陞福建僉事超拜內臺參總憲度歷中
外三十餘年剛介之操凜如一日 王傑撰題 勑諭後
右副都御史魯穆其介可稱也 名臣錄序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進士歷仕永樂景泰間官至少
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太傅謚肅
愍

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作文雲行水湧不知止極
人莫不以是稱公而公以古人功業自期待若不屑也
夏時正撰御庵存稿序

公弱冠取進士授官御史長身玉立正色敢言受知於
宣宗皇帝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才三十巡撫河南山
西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權貴後竟悟乃始留理部
事明年為正統己巳　夏時正撰憐忠祠記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
幾二十年矣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
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
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水東日記
虜酋也先寇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特猖獗甚六師親征
公與尚書鄺埜力言但當嚴勅宣府總兵楊洪固守應
禦不須六師不聽吏部等大小臣合辭請留亦不聽遂
行八月三日也其望師駐狼山土木玩忽不爲備虜騎
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塡委丘壑爲滿
英宗皇帝北狩遠去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念惟
司馬掌邦政一切攬而有之忘寢食
聖烈慈壽皇后問知公名進尙書是時三營精銳盡簡征
行留老弱弊敗京師百萬衆聚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
運用一心萬目齊視倚爲安危輕重
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遙尊
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
心乃定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爲其用
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爲鄕導奉
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往往挈而南奔又侍講徐珵妄
言占象倡議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爲慟哭
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三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

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此太監金
英特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公奏簡親信及戚畹重臣
環衛　宮闕守九門各以強幹有志節給事中等官王
琉相監之盡令郭外携挈入城仍付虜所經由堅壁清
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
外閉闔城門誓言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
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
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星散前突我軍堅不爲動知
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我亦不敢向虜輕放
一矢　朝廷日遣使至也先壘問安喜寧嗾也先邀我
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邀我議和金帛等物百萬萬計將以媒孽釁端書
我以所難從也廷議依違莫決禮部問公公曰今日止
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寄奉
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離隔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萬計也
先大沮宵遁　祠祀
當虜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以雪
恥稍失之則所損惟多況所全又有大於此者乎彼豈
無有人心寘然而無所覺乎　節菴存藁序
平居天柱地維之位駢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罹多難
獨能煉補以無傾天眞純佑儲以待之非偶然也進少
保閉門謝客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及公曰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明年

英廟還京石亨等請大加爵賞乃用官公一子副千户
世襲 祠記
十月虜酋也先糾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衆
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大
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騎
四面剽掠勢益張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總兵分營憑
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公良乃請寫勅
諭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
者賞萬金封國公蓋以疑其心是月十四五也先果先
酋去是時居内閣者咸未明而入抵暮方出勤勞比他
日爲甚而内外贊畫防禦于陳二公之力居多 可齋
雜記
公持身嚴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先世室廬盡
畀其弟已唯市屋數間以居夫人董氏卒時公未五十
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
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寢疾在告太監
興安舒良受 旨更番來視見公自奉諸凡過於簡朴
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尚方製之至輟 尚
膳醬蔬菜之屬爲賜時 幸萬壽山伐竹爲灘以和
藥尤異數也言官常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
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

人似此才尋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退自是任之愈
堅唯任重而嫌猜者衆道行而怨謗隨興
英廟光復寶位有敢盜天以徼功者借公以重其地與素
所銜於公辭加迎立外藩之罪而甘心之不幸之日天
日無輝陰霾蔽空行路咨嗟寃聲一口他日
聖烈慈壽太后言公竭忠所事死於無罪
英廟大悟而深悔之不一二年甘心公者皆以反逆伏誅
夷滅無噍類嗚呼天道好還不爽而速如此哉 並祠記
侍郞于公巡撫河南山西妙年敏手下視無人尙書海
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郞幹事河南頗不相得未幾
陞户部議事當期于輙不得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于
因有叅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擧坐降官景泰中于當
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常先期奏止之七年夏間四
州侍郞羅綺將還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
之意予協贊嶺北與今年尙書富寇都憲深李都憲秉
皆在奏中又聞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擧人固虞事變
之將作矣 水東日記
近世于少保曰功之首 名臣錄序

揚洪　武襄公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侯卒年　追封潁國公謚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猝爾寇至輙應機決策操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寇應弦而墜百無一失由是氈裘震驚腥膻遠遁莫敢挑邊 揚榮撰忠義堂序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刼營虜人畏之呼為揚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穰雜錄

揚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比其

昕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盖自宣
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閤中廬陵揚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衛指揮所誣以
魏尚書源復　旨而衛貶廣西繼為部卒李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揚洪孫堂范廣等師兵
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馬驢
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城
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揚洪等旋師入見言虜
衆已盡絶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駈人畜以自擁衛
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
北去者洪等逐至關繖馬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
為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 否泰錄

孰闢王畧直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以
却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妖孽氣銷回鶻
羅拜呼韓趍朝壯哉虎臣不數嫖姚 彭韶撰賛

劉實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終南雄
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援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其才
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其位之崇
卑秩之厚薄固夐然不侔矣乃欲辭此以居彼是豈利
於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 詔旨有滌庶官中外執
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迺復有
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足以為治長民非典教之職所
能盡與今嘉秀辭之既敏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之
風與嘉秀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

介之操綽有聲稱 劉球撰贈行序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旱歲逋不能完民或鬻子
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其丞
王韶君鄉友也具盤餐饌蒭諸館饋君君謝弗納坐郡
治公務有閒輒探挾間經史閱之視事乃捲卷已則復
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為改郡中潁孝子宗澤呂東萊祠
墓汲汲脩葺鄭義門合爨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
丁供山西驛以君言得免役 劉定之撰小傳
南京鄉闈較文給帷幕衾褥遂以為贐舊常然也君卻
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送
鵝不受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景泰中召修宋元史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
視浙脩不合己意笑聲徹 闕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
以橐示君
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
盈餍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觖望君至存稅之一二
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
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
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
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趨出獨留君詰
以慢己共詬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
為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
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為
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美中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

聞建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參
祖衣敝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
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卒
贊曰予聞安成大夫士玄君善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
夜有得蹤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篤學矣
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冉塵甑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
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己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
己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為幸已多矣 並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刹誘之而不回勢
惕之而不阻 彭時撰墓銘

南雄知府劉實其廉足尚也 名臣錄序

軒輗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閒官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粮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氷蘗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粮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

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穰雜錄

天順紀元秋刑部尚書睢陽軒公惟行以老疾告
上不許付吏部數日召公赴文華殿有所問視公誠有疾
會吏部覆奏始 賜公休致
聖天子優待臣下之恩一天地生長收藏之德也又明日
公陛辭復承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
所以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
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 賜織金綵段二表裡白金二十兩
公辭既即日就道 劉廣衡撰送致仕序

左都御史軒公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乃卒脩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瑣菅撰贊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皁隸允諸司多屬意焉蓋皁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皁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水東日記

於惟廉士古之李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
年一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謗不得奸墨屏迹乃掌
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彭韶撰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年富　恭定公

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鄉
貢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謚
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陜西參政巡
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宅嫉贓吏正統甲子
陞河南右布政使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
萬剽掠居民公撫輯之皆願為編氓　李賢撰神道碑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廢政革科徵抑豪
横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改元

将臣石彪以危事中公賴
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悉慈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己
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甲申春以陝西累年用兵而
督饟多不得人乃薦揚璿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為侵官
公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
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並神道碑
允毅年公古之遺直朴忠自與中外存歷乃貳憲臺捐
循疆埸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是職保民
薦賢人服公識百世聞風懦夫可立 彭韶撰贊

魏驥 文靖公

字仲房浙江蕭山人鄉貢士歷仕永樂景泰間官至
南京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
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必携粥
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
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
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古
穰雜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許究或以其年
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

决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
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邉 葉盛撰墓誌
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
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
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
公為人端重祗慎簡黙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布袍糲食
不别治生清修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
朕深嘉悅其勑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
贍之勑未臨浙而公薨 墓誌
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别治生為人以端厚祗慎簡
約廉勤為本好別白君子小人耄年事其兄教諭騏愈
恭謹雅好吟咏有南齋集成化七年年九十八監察御
史梁昉言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八月特遣
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勑未臨浙
公先以是年九月己丑卒前夕公覺神思有異口占曰
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付其子完勿
勤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塋祭完以遺
言辭從之
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海內達尊莫
之抗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精明使臣
就問時眷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準繩 彭韶撰贊

耿九疇　清惠公

字禹範河南盧氏縣人中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謚清惠

公生自幼穎敏弱冠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塲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鹽塲數千人詣　闕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碑

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為勢利所怵有歸

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
鳳陽歲凶盜起復　勑公往綏之公乃留英武飛熊諸
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覬覦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户一
方晏然景泰初　勑公審録諸郡大辟囚公曰洗冤澤
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婦人何苟
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苟與其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
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讐人也人服其明代還適議闗
中重地守臣缺人特　勑公以往既至革弊黜貪威望
愈振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偃
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
取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以養
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
徒冗食耳遂從公議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聞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
燈而蘇軾輙諫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
務細行終累大德遂止　神道碑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
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
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
之罪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延論人才念及九
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因禮部缺
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衷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日遂其優閑可也 天順
日錄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忌日悲痛如初喪時奉
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交人不
泛闗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凡論事是非
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辯尤嚴坐是與衆寡合
累遭讒困頓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 神道碑
摧奸以直結 主以廉廉則大用直則左遷榮辱無與
乎己行止一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
一斑也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邈矣遺像凜然
岳正撰畫像贊

薛瑄 文清公

詳見理學錄

王翺 忠肅公

字九皐直隸盐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間官至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公薦
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 勅鎮
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姚夔擬行狀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
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

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
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
相望簡閱什伍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
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
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閒措置
積銀萬餘兩粮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
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董皆
自衆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威
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
參將范信有才略因事革職公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
名癸酉遷吏部尚書殿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李
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
上問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始終如此本分
人也遂復公于內閣日見親信公之力也
上每用人必詢於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為己任嘗言北方
人老實可用自是北方進用多公推轂然未嘗使其人
知為己功
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斫傷其首血流滿
面奔公卧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　朝廷何負汝汝乃
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
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　並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右廣海權豪
俠寧帖蠻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懾

其義惟夷與羲嘗附和北虜獵犹猾夏而公所在
屹若鉅防可以遏懷襄之勢蓋
皇朝因公跡踐三垂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銓衡閱景泰
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門無
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汙金真不鍛者焉
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禮守法一毫
不苟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
不遑坐以待且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退宿朝
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
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
虞公於恩讎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耶

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漏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大學亦皆以人形塑像為常不知
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頃聞廣州
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
王公易塑像云水東日記

惟忠肅公松栢之姿鐵冠岳岳都憲攸宜三撫外服亦
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姜嬴而況
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彭韶撰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吳與弼　康齋先生

詳見理學錄

李賢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任宣德成化間官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諡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爲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閒力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景定

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嚴箴警戒嗜欲絕玩好
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
見之以為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
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
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阻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
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
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
公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顧　陛下持此不
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
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
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
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
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力寫
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公

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讀字亦不必
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提抄
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貴近諸
公多妄言
上遂踈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遂召
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
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
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並名臣錄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
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
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
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
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
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
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
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
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
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微有

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盖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
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
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
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元勲
彭韶撰賛

劉定之　文安公

字主静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閒官至
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自幼
天資絶倫書過目輙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
作文字公每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
往視焉於牀褥閒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漿諸詩先生
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
進先生輙斥之忽一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
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
試禮部第一人　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略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鋤富卹貧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己巳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城火鎗增刀弩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恤民其七言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國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報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

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眞蘇氏父子者
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略業擧子者家傳而人誦焉
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
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
求文者日踵門户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
變内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云性尤
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鄕資束脩以養二
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舘一日氷凍徒涉手足皆皸
拆比就舘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
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
以爲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温氣和惟恐傷之遇

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惻懦然至其居官論
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脩嘗因
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搆難以十
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决公
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
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内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
事必從公論而絜已勤事視昔有加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卻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
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王竑

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

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撰戇庵記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

起捽馬順首曰此正奸臣當除去 監國退百官叅孽
馬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 京師遂命公董師
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
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
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
而遐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機辯過人百千等而
有為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 顧庵 記
陞今官出鎮居庸時虜方入寇邊兵詾詾公以大義開
諭之正色以率之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若是
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也 劉儼撰送昝
漕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
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
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 璽書巡撫淮揚總督國漕
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禩公名大振于中外
今上即位圖任老成登公八座馴致柄用而公已屬疾矣
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所屣富貴與撰壙記
休庵詩曰王公養居昔名顧拉摧奸臣九天上即今却
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翮高掛乘剛風
一日千里無留蹤欻然御落棲洲島知進識退無途窮
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雄黃門領袖立殿前
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略萬貔虎南徼寇力孤鷹鸇
劉定之撰休庵詩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仕景泰間官御史以
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
丞諡恭愍
世京飽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矣景泰庚午領鄉
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待
漏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
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
以身許之某年某月某日公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
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咸度事牢難破
勢重莫移韙其朝陽鳳鳴而危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

隨入幷收下錦衣獄某年某月某日公死焉盖知有其
國不知有其身也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
大理寺左寺丞官其長子某知縣當今
皇上亦謂其死于忠義詔祿其妻羅氏官其次子某通政
司知事先是世京遺骸猶在圜土某陳情乞得歸葬蒙
田之陽頻年鵲巢丘木累産白雛喙距紅而異常人以
爲精神所感
利也天道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允厥有生罔
不同具蚩蚩衆人氣拘物蔽三五凝精惟公獲粹中兮
虛靈善兮由備載帥以志載充以氣允矣讜言天下大
計訇然雷霆沸驚沸懼猗與猗與孰不有死林林揔揔

草木萎靡龍逄比干雖死不死於昭上帝乃眷乃顧湛
恩龐洪爰及後裔巍巍泰華中柱天地耿耿列星垂耀
萬世高明撰忠義碑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名臣錄序

葉盛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隷崑山人第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急宜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陝州流民竊動 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民用安輯彭時撰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
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
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
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
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
馬營八城遇虜失守踐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
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設暖鋪以便行旅均
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
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
于官九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
邊人歡洽歲亦屢登以外艱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許鹽商
計盤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
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者公爲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
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
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
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公温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
友莅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其
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公退手不釋卷
考古辯疑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

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並神道碑
顯允文莊萬夫之特慱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焉依樂
善無斁給事青瑣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釐勿失吏禮
之貳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彭韶撰賛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都御
史卒年五十七
公生秀頴異常書過目輒成誦成童選補順天府學生
正統辛酉以詩經中鄉闈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癸亥拜
湖廣監察御史乙丑奉
命錄囚有碭山縣學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父令
磨兒遁去乃告純箠死棄屍他御史問勘誣伏尋屍偶
於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坐極刑公疑之
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
陵等縣兇徒乘歲飢刼掠勢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

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已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
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少卿
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内二人訴被同起
二人讐指時左御史冦公深云會問已明柰何公曰人
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
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
白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
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
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蝿聚其門若
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
朋黨害盡忠賢覆轍可蹈耶是冬奉
勑巡撫大同宣府　陞辭召至
文華殿諭遣之賜寶鈔三千貫蓋異數也至則恤軍士繕
城堡糾滔貪黷震懾虜志有古守邊者風癸未還議事
陞兵部右侍郎會有忌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叅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冦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充總兵掛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公
竑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賛理征夷軍務公既受
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率達官由庾嶺入

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
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
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界而爲正亦有分而
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巢穴不圖而趍其
末未見其能濟者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
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
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
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
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尚
老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
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歡呼咸願死戰不
逾月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

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聞
皇上嘉喜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賜綵段六表裏叙功賞蔭子公以與弟睦授錦衣所鎮撫
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
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斂迹無譁秋毫不漁於衆戊子
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患
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
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奈何承制
專決也久一以繩下不貸貪吏於是有上書言公不法
事
皇上知公功勞遣使勘覆多虛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悃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三

公爲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爲岸谷有信義發擿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發入不事苛刻秉兵柄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事摛詞洒翰思如湧泉無少凝滯 並尚書張瑄撰行狀

公拜監察御史正統十三年巡按江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後屢踣屢起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致事卒公敏識高才嚴明敢爲在江西施設最愜輿情百司悚慴至今民猶追頌 南昌郡志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仕景泰成化間官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 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召爲刑部右侍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爲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

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
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彊直名誣
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逮
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
白
英宗復辟允前月言事臣遇訐者率左遷其官特召大臣
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陛辭召見諭以擢用
之意賜食大官兼給鈔爲道里費公至郡舉偏補弊允
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
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譸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
静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
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

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于孟瀆頗險言者請
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
主其議公以于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多言於大臣請
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
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
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
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大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毁
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毁聖賢像爲疑
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
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聞
者莫不慄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

見往往用己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
信民妄傳天神夏商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
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户
買良家女爲娼遏嶺南洞冦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
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
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大司冦務得其情合於法
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寃云 丘濬撰墓誌
公事事之暇輒危坐閲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
五鼓輒起率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
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其容簡言語嗜好待
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克極其孝敬母
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
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以咨決焉嗚呼
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 墓誌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右人
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没也予與黄公實治其喪
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繳雖以 恩補國子生而
生業僅僅憶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産無一畝之
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眞其人矣 謝鐸
題神道碑後

陳選

詳見理學録

羅倫

詳見理學録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中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負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録所

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爲式　何喬新撰墓誌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爲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
篇公進曰尚書論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
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
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肆情
發盬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盖舜之所以無爲者由
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
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
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
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豈聖狂治
亂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

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其
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
耶墓誌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
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事之以配
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
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
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
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

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旣立
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幷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
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程敏政撰傳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

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脩
憲宗實錄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觧部事
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吏部
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
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養痾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郞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
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
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
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録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章疏
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
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
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教內侍
省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
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學多識於書無所不讀遇
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
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
學 王俱撰神道碑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仕天順弘治間官至左
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苟第天順丁丑進士觀刑
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計桎
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
櫛沐蘇活人命無筭 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
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瑄具公善政奏
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之弗得立去思
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一時為之振舉初
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

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
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廨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
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占
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巳上疏左
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後陞左僉
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公爲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
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
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其人

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御史謝
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
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
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
辭讒去 羅倫撰送陳僉事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繼宗
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録其行以萬古其人於天
下 丞彔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欲之金承芳治郡久始
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爲事史外猶有
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閤此二者尤非夙昔
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

者非自全之道此盖其細者也

張寧撰送行序

皇明名臣言行録卷第九

132X
19
2